



宋槧太平御覽



403
717



13
403
75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八
人事部一百二十九

泣

悲

啼

涕



新定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
廿八日由田中
諸君贈與
郎君以贈

田中圖書

說文曰泣無聲出涕也
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詩曰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又曰不見復關泣涕漣漣
禮記曰高子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
難
又曰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
為繼也
左傳曰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

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
諸仇讎而置館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

又曰叔孫婣聘于宋宋公與之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
坐語相泣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
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何以能久

又曰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魍魎欲之公取而朱其
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奪之魍魎將走公閉門而泣之
目盡腫

國語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之而泣曰自其父死也吾
蔑與比而事君也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
之

史記曰荆軻與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漸離擊筑軻和而
而歌之於市中相樂已而相泣傍若無人

又曰戚姬愛幸生趙王如意嘗從高祖於關東日夜啼泣
欲立如意爲太子

又曰竇皇后兄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年五歲時家貧
爲人所略賣之長安聞皇后新立廣國上書自陳后言之
文帝召見具言其故於是后持之而涕泣交橫下侍御左
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

又曰漢高帝欲自擊陳豨蒯成侯周繅泣曰始滅秦定天
下未嘗自行是爲無人可使者乎

漢書曰上朝東宮趙談參乘表益伏車前曰聞天子所共
六尺輿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
餘共載於是上遣下談泣下車

又曰李陵與蘇武別置酒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漠爲
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頹老母

已死雖欲執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

又曰高祖破黥布軍還過沛置酒沛宮酒酣上慷慨傷懷
泣下數行

東觀漢記曰更始害齊武王光武飲食語笑如平常獨居
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

又曰來歙與蓋延攻公孫述將王元破之蜀人大懼使刺
歙歙未死馳告蓋延延見歙伏悲不能仰視歙叱曰故呼
卿欲屬以軍事而返効兒女子泣涕乎延收淚強起受所
誠歙自書表投筆抽刃而死

又曰章帝東巡狩祠泰山還幸東平王宮涕泣沾襟

楚漢春秋曰惠帝崩呂太后欲爲高墳使從未央宮坐而
見之諸將諫不許東陽侯垂泣曰陛下日夜見惠帝塚悲
哀流涕無已傷生也臣竊哀之於是太后乃止

吳志曰孟宗爲驃騎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旣不得志又夜
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母母曰但當自勉之何足泣也

晉書曰羊祜卒南州人罷市哭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
之泣

隋書曰李穆從太祖擊齊師於邙山太祖臨陣墮馬穆突
圍而進以馬策擊太祖而晉之授以從騎潰圍俱出賊見
其輕侮謂太祖非貴人遂緩之以故免旣而與穆相對泣
顧謂左右曰成我事者其此人乎

又曰李崇字永隆英果有籌筭膽力過人初以父賢勳封
迴樂縣侯時年尚小拜爵之日親族相賀崇獨泣賢怪而
問之對曰無勳於國而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孝
養是以悲耳賢由此大奇之

孔叢子曰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可禁

也子思曰然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洽而涕泣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以泣清之也其為無益莫大焉

又曰子高曰泣有二焉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

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沾襟

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於魏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岸門邑名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吳起曰竊觀公之意釋天下若釋躡今夫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曰今君聽讒人之言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不久矣魏國從此削乎起果去入楚有閒西河入秦

說苑曰聖人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今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
又曰禹出見鼻人問而泣之左右問其故禹曰堯舜之民

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吾為君百姓皆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

又曰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泣盡繼以血其隣窺牆問曰何故哭悲荅曰吾國且亡吾聞病之將死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不可為計謀

讀晉陽秋曰司馬文王問劉禪曰頗思蜀不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鄧正見禪曰若王復問宜泣有以荅會王復問禪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望無日不思因閉眼王曰何乃似鄧正語耶禪驚視曰如尊命
汝南先賢傳曰蔡順母畏雷後卒每有雷震順輒環塚泣日順在此

王充論衡曰昔周人有仕不遇年老白首涕泣於塗者人或問何為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

又曰蘇秦張儀學從橫之術於鬼谷先生先生曰能說我
泣出則能分人主之地矣秦說鬼谷先生泣沾襟
劉向新序曰周舍事趙簡子居無幾舍死簡子與諸大夫
飲酒酣泣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眾人之唯唯不如
周舍之諤諤自舍死未嘗聞吾非也吾國幾亡乎是以垂
泣也

文士傳曰張叔序字彥真遇黨錮去官道逢其友人相與
語天下云嫉害忠良豈但道之不行恐將不免二人相向
而泣有老人過嗟曰二大夫何泣之悲哉龍不隱鱗鳳不
藏羽羅網高懸憂在後機泣將何及二人欲與之語不顧
而去

梁江淹泣賦曰秋日之光流子以傷露離披而殺草風清
冷而繞堂慮尺折而寸斷魂一逝而九傷歛潺湲兮沫袖

泣嗚咽兮深裳尋夫景君齊山荆公燕市孟嘗聞琴馬遷
廢史少卿悼躬夷甫傷子皆泣緒如絲詎能仰視
後漢張奐與張公超書曰下筆愴恨泣先言流

悲

毛詩曰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
家語曰閔子三年之喪畢見孔子孔子與之琴撫弦切切
而悲

史記曰項王軍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
大驚曰漢已盡得楚矣乃悲歌慷慨
范曄後漢書曰明帝嘗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忻
對既寤悲不能寐明且遂率百官上陵帝徒步前伏御牀
視太后鏡奩中物感慟悲泣左右皆泣莫能仰視也
吳錄曰張武父業爲郡門下掾還家遇賊鬪死武時幼不

識父每至節日輒持父遺劍到亡處設祭悲動路人
 吳志曰顧雍為相十九年年七十六卒初疾微時權令醫
 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為騎都尉雍聞悲曰泉善別死生
 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目見濟拜也
 晉書曰羊祜樂山水每因風景必造岷山置酒言詠終日
 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
 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
 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
 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
 當如公此言耳
 莊子曰宋相侯築蘇宮使蔡謳唱土觀者數百倍去之無
 有悲色君乃賞蔡
 呂氏春秋曰周有申喜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

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人歌者自見而問焉與之語是其
 母也

淮南子曰木葉落而長年悲

列女傳曰魯七室邑之女者

一邑七室也

過時未適人當穆公

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傍人聞之心莫不為之慘

慘者隣人婦謂曰何嘯之悲欲嫁乎吾為子求偶七室女

曰豈為不嫁之故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

秦州記曰隴西郡東一百六十里得隴山山東人西役升

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

楚辭曰悲哉秋之為氣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漢李陵與蘇武書曰胡地玄冰邊土慘烈但聞悲風蕭條

之聲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

不覺淚下嗟吁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

梁庾信哀江南賦序曰本無危苦之辭唯以悲哀為主

爾雅曰猩猩小而好啼郭璞曰聲似小兒啼

左傳曰齊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

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

漢書曰王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宮人婦女啼呼曰

當奈何

東觀漢記曰劉盆子字千年十五被髮徒跣卒見眾拜恐

怖啼泣

又曰樂恢字伯奇父親為縣吏有罪令欲殺之恢年十一

常伏寺東門外凍地晝夜啼泣令乃出親

魏略曰張遼為孫權所圍遼潰圍出復入權眾破走由是

威震江東兒啼不肯止者其父母以遼恐之即止

晉書曰栢温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朞而太原
温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
也

蔡琰別傳曰琰在胡中十三年有二男捨之而歸作詩云

家既迎兮當歸寧兒呼母兮啼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

風俗通曰栢帝元嘉中婦人作啼粧者薄拭目下作啼處

起梁冀家天下皆效之天戒若曰冀婦女將收啼也

語林曰董昭為魏武帝重臣後失勢文明世入為衛尉昭

乃厚加意於侏儒正朝大會侏儒作董衛尉啼面言昔太

祖時事舉坐大笑明帝悵然不怡月中為司徒

又曰胡廣本姓黃五月五日生父母置諸甕中投之于江

胡翁見甕流下聞有小兒啼聲往取因以為子遂登三司

涕

說文曰涕鼻液也

易曰齋咨涕洟無咎

毛詩曰眷言顧之潛焉出涕

又曰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禮記曰孔子合葬於防封之崇四尺雨甚至孔子問門人

曰爾來何遲曰防墓崩孔子泣然流涕曰古者不修墓

又曰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

驂而賻之子貢曰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嚮者哭之遇一

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又曰將軍文子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吊主人深衣練冠待

于廟垂涕洟

公羊傳曰西狩獲麟非中國獸孔子曰孰為來哉反袂拭

面涕沾袍也

國語曰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無洵涕無聲涕出為洵涕

漢書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

知與弗知皆為流涕彼其心誠信於士大夫也

又曰揚雄怪屈原不容於世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

讀之未嘗不流涕

吳志曰凌統病卒時年二十九權聞之拊牀而起哀不能

自止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使張承為作銘誄

晉書曰桓溫自江陵北伐經金城見少為瑯琊時所種柳

皆已十圍慨然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泣然流

涕

春秋後語曰荆軻將行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二十餘人

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

軻和歌為濮上聲士皆流涕

說苑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
令文悲乎周曰夫千秋萬世之後高臺既已壞曲池既已
毀墳墓既已平嬰兒豎子樵採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夫
以孟嘗君尊貴乃若是乎於是孟嘗君泣然涕流曰令文
立若破國亡邑之人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九
人事部一百三十

別離

毛詩曰出宿于濟飲錢于禰

又曰申伯言邁王餞于郟

又曰挑兮撻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又曰燕燕子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

泣涕如雨

又曰送子涉淇至于頓丘

又曰我送舅氏日至渭陽

又曰顯父餞之清酒百壺

又曰有女仳離慨其歎矣
禮記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

左傳昭四曰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賦詩起亦以知鄭志子離賦野有蔓草子產賦羔裘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宣子喜曰二三子以君命賦起賦不出鄭志二三君子皆數世之主也

家語曰孔子去周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送人以金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予以言凡當世之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宏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

又曰孔子在衛晨興顏淵侍有哭者甚哀回曰此哭非獨哀死又悲生離也孔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恒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離悲鳴以相送哀有類於此矣史記曰魯人或惡吳起日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

累千金將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外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日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

漢書曰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擊匈奴丞相劉屈氂為祖道送至渭橋與廣利別

又曰踈廣踈受父子並為皇太子師傅朝廷以為榮在位歲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官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父子俱稱病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蘇林注曰長安東郭門也送者車數百兩辭訣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後漢書曰肅宗遣諸王歸國帝特留東平王蒼賜以秘書

列仙圖道術秘方至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爲親踈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輿馬錢布以億萬計

又曰赤眉兵盛乃拜鄧禹前將軍持節西征自選可與俱者於是凡將六將軍吏二萬人禹辭訣上自從輕騎數百送至野鄧禹不能定赤眉乃遣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劔勅異曰諸將非不能健鬪然好虜掠卿不能御吏士念自修飭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

又曰東平王蒼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懷然懷思乃詔遣使詣國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誦及採菽以增歎息

又曰第五倫年少諸家推令詣郡尹鮮于褒褒見而異之

署爲吏後褒坐事徵臨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之晚

又曰申徒蟠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六七千人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與言何乃相拘教樂貴之徒耶因振手而去

魏志曰夏侯惇薨以曹休爲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車駕臨送下輿執手而別

吳志曰魯肅代周瑜適呂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隣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應曰臨時施宜蒙因爲書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又曰劉繇亡於豫章孫策命太史慈往撫安之左右皆曰

慈必北去不還策日子義舍我尚復與誰錢送昌門把腕
 別日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反
 晉中興書曰王澄嘗之荊州送者傾邑所別處樹上有鵲
 巢澄便脫衣著犢鼻上樹探鵲鷄而弄之傍若無人
 又曰衛玠兄瑛時為散騎侍郎內侍懷帝玠以天下將亂
 移家南行母曰我不能捨仲寶而去也玠啓喻深至為門
 戶大計母涕泣從之臨別玠謂瑛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
 今可謂致身命之日兄其勉之乃扶將老母轉至豫章而
 洛城失守瑛沒焉
 沈約宋書曰王弘之字方平家貧而性好山水求為烏傷
 令尋以病歸栢謙以為衛軍參軍時殷仲文還姑熟祖送
 傾朝謙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
 舫風馬不接無緣陪從謙貴其言

又曰張敷音儀詳緩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
 絕

後魏書曰南安王禎復封南安王後為鎮北大將軍相州
 刺史帝餞禎華林都亭詔左右並賦詩不能者可聽射當
 使武士彎弓文人下筆帝送禎下階流涕而別
 續齊諧記曰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分財堂前有紫荊花葉
 茂異共議破為三分明截之爾夕樹即枯死真見之驚謂
 弟曰花本同株當分析枯悴況人兄弟孔懷而可離異是
 不如樹也兄弟相感更合
 吳錄曰朱栢還屯濡須權祖之栢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
 捋陛下鬚無所復恨權憑几前席栢進持鬚曰臣今日真
 可謂捋虎鬚者權大笑
 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伐吳敗將與大夫范蠡入臣於吳

羣臣皆送浙江大夫文種前爲祝其辭曰皇天祐助先沉後揚禍爲德根憂爲福堂

許邁別傳曰邁好養生遣妾歸家東遊採藥於桐廬山欲斷穀以山近人不得專一移入臨安自以無復反期乃改名遠遊書與婦別

管輅別傳曰諸葛原與輅別戒以二言卿性樂酒雖温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福如膏火不可不慎持卿獻才遊於雲漢之間不憂不富貴也輅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耶

穆天子傳曰天子觴西王母瑤池之上王母謠曰白雲在天山川間之

荊州圖曰襄陽縣南陸道六里有林館是錢行送歸之所

水經曰壽春縣故城東爲長瀨津之側有射堂北亭迎送之所

江表傳曰孫權乘飛雲大舡與張昭秦松魯肅十餘人共送周瑜大宴會敘別昭等皆出權獨與劉備留語因言次嘆瑜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願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爲人臣耳

李陵別傳曰陵與蘇武書曰男兒生不成名死必葬蠻夷中耳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關使刀筆吏弄其文墨耶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知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離別之人死爲異域之鬼

文士傳曰張翰到京師時齊王罔擅權翰謂同郡人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去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

然嘆曰吾亦思汝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遂稱疾徑歸府以翰輒去除吏名

世說曰杜預屯荊州頓七里橋朝士悉祖之又曰阮籍嬾嘗歸家籍相見與別人或譏之曰禮豈為我輩設耶

裴淵廣州記曰尉佗築臺以朔望升拜號為朝臺即岡傍江構起華館以送陸賈因稱朝亭

語林曰殷公北征朝士出送之軍容甚盛儀止可觀陳說經略攻取之宜眾皆謂必能平中原將別忽逞才自繫馬遂墮地士以是知其必敗

又曰有人詣謝公別謝公流涕人了不悲既去左右日向客殊自密雲謝公曰非徒密雲乃自旱雷

呂氏春秋曰吳起行魏武侯自送之西河而與起辭武侯

曰先生將何以治西河對曰以忠以信以仁以義武侯曰四者足矣

郭子曰周叔治為晉陵諱字叔治光祿大夫西平貞侯顯弟周侯仲智送之

周侯名顯字伯仁仲智名嵩次弟也叔治將別泣涕不止仲智恚之曰困人

及婦人別惟知啼便捨去周侯獨留與飲酒言語臨別流

涕撫其背曰阿奴自愛

孔叢子曰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者與相友善

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

交頤子高徒握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先生與彼二子

善彼有戀戀之心而先生厲聲高揖無乃非親之謂乎子

高曰始吾謂此二子丈夫耳乃今知其婦人人生則有四

方之志豈鹿豕哉而常羣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泣非耶

答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其於斷必不足矣

漢書曰竇皇后弟廣國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
沐我而去

又曰成帝遣定陶王之國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訣
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將欲與改娶妻聞
中夜驚起倚戶悲嘯牧子聞援琴鼓之痛恩愛永離歎別
鶴以舒情故曰別鶴操

古詩曰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
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期胡馬嘶北風越鳥巢南枝相
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棄捐勿復道努力加殮飯

李陵贈蘇武詩曰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歧路聞
悵悵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望
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又曰仰視浮雲馳奄
忽互相踰風波一失路各在天一隅○又曰昔爲鴛與鴛

今爲參與商

蘇武贈李陵詩云黃鵠一遠別千里影徘徊

又曰二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子當留斯土我獨歸故鄉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劄上有長相思下言久離
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

江淹別賦曰黯然而銷魂者唯別而已矣

離騷序曰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
思猶陳道徑以諷諫君也

又曰草木搖落而變衰憊栗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
歸

又曰悲莫悲兮生別離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九

又曰...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九... 漢書曰燕刺王且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關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車旌頭先驅郎中侍從着貂羽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 人事部一百三十一... 禮記雜記曰孔子曰管仲鏤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

而藻稅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 又郊特牲曰庭燎之有百也由齊桓公始也... 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 冕而舞大武乘大輅諸侯之僭禮也... 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 論語曰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漢書曰燕刺王且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關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車旌頭先驅郎中侍從着貂羽

黃金附蟬皆號侍中黃又曰韓延壽在東郡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紈方領晉灼曰以黃色紈作直領駕四馬傅總建幢檠植羽葆持幢傍轂歌者先居射堂望見延壽車數眺楚歌又取官銅物候月餽鑄作刀劍鈎鐔放尚方治飾車甲三百萬已比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棄市魏王莽未干時又曰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又穿長安城引內渭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上聞之大怒迺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青鎖司隸京兆尹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

梁翼別傳曰梁翼奢僭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翼乘輿乃其次焉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

象二嶠深林邃澗有若自然奇禽怪獸飛走其閒妻共翼乘輦張羽蓋飾以金銀遊第內

董卓別傳曰卓遂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車畫兩輪時號竿摩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

驕慢

左傳成下曰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祈請也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

漢書曰淮南王長早失母常附吕后孝惠孝文帝初卽位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上入苑獵與同輦常謂上爲大兄文帝賜玉帛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慢曰無勞苦者

又曰上官安遷車騎將軍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出對賓客

言與我婿飲大樂見其服飾使人歸欲自作幼子病死仰而罵天
王隱晉書曰楊駿漸驕傲胡奮語之曰卿恃女更豪耶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駿曰卿女復不在天家耶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增損
後魏書曰宜都王穆壽與崔浩等輔政人皆敬浩壽獨陵之又自恃任位以爲人莫己及謂其子師曰但令吾兒及我亦足勝人不須苦之遇諸父兄弟有如僕隸夫妻並坐共食而令諸父餒餘其自矜無禮如此爲時人所鄙笑
蕭子顯齊書曰司徒褚淵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牛驚跳下車謝超宗拊掌笑戲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
賈誼新書曰號君驕恣伐之晉師號人不守號君出走逃

於山遂餓死爲禽獸食

語林曰晉王武子與武帝圍碁孫皓看王問孫歸命何以好剥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卽剥其面皮乃舉碁局武子伸腳在局下

怠惰

禮記玉藻曰垂綏五寸惰遊之士也

左傳僖上曰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

又成下曰晉侯使郟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郟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郟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爲蜀志曰楊戲性雖簡惰省略未嘗以言加人過情接物書

符指事希有盈紙然篤於舊故居誠存厚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

蔡邕勸學曰瞻彼頑薄執性不固心遊目蕩意與手互
稽康與山濤書曰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
其為人加少孤露母兄見驕性復踈懶筋驚肉緩頭面常
一月十五日不洗非大悶痒不能梳也每當小便而忍不
起令胸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人性志傲散簡與禮相
背懶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老莊重增
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實之情轉篤又人倫有禮朝
延有法自惟有不堪者七也

迷忘

說文曰迷惑也忘不識也

易坤卦曰先迷後得君子有攸往

又復卦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國語曰仲尼謂相子曰丘聞之木石之性夔魍魎魍魎山精好學

人聲而迷惑人也

史記曰漢敗楚於垓下項王乃上馬麾下壯士騎從八百
餘人夜潰圍南出馳平明漢軍乃覺之令將灌嬰以五千
騎追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
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
漢書曰元帝為太子體不安忽忽善忘不樂詔使王褒等
皆之太子宮娛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復
迺歸太子喜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
誦之

又曰李廣隨大將軍擊匈奴語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

夫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又迷失道豈非天哉遂自

魏志曰夏侯霸聞曹爽被誅而征西將軍夏侯玄又徵以

為禍必將轉相及心既內恐又霸先與雍州刺史郭淮不

和而淮代玄為征西霸尤不安故遂奔蜀趨陰平而失道

入窮谷中糧盡殺馬步行足破卧岩石下使人求道未知

所之蜀聞之乃使人迎霸

晉中興徵祥說曰海西公即位忘設豹尾夫豹尾儀服之

主大人所以豹變也而海西公非可宜忘之天若曰海西

凡庸不可以主社稷故忘其豹尾示不能終也

山海經曰招搖之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理穀楮也皮中作紙也

其華四照名曰迷穀佩之不迷

又曰歷小之山其上多櫺是木也方莖圓葉黃華而毛其

實如棟亦木名子如指頭白而粘可浣衣音棟也服之不忘

搜神記曰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與猴相類長七尺能

作人行善走名猴一名馬化或曰獲伺行道人有後者輒

盜取以去人不得知此物能別男女氣鼻故取女而男不

知也取去而共為家室其無子者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

形皆類之意亦迷惑不復思歸產子者輒抱送還其家產

子皆如人有不養者母輒死也

廣州記曰廬山有山桃大如檳榔形亦似之色黑而味甘

醉人時登山採拾正得於上飽噉不得持下輒迷不得返

迹異記曰南康南野有東望山民三人上山頂有湖清深

又有果林周四里許眾果畢植間無雜木行列整齊如人

功也甘子正熟三人共食致飽訖懷三枚欲以示外人迴

旋迷不能得路即聞空中語云速放雙甘乃聽汝去投所

懷甘於地轉盼即見歸途

新序曰晉文公出田逐獸入大澤迷不知所出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出我且厚賜於是遂出漁者曰臣願有獻文公曰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等也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徙之小澤則必有九罾之憂龜魚保於淵厭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之憂今君逐獸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

鬻子曰文王問曰人有大忘乎對曰忘大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有行如此之謂大忘

列子曰禹治水土也忘而失墜謬之一國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嶺有口名濕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瀆山頂之泉曰瀆臭過蘭椒味過醪醴其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妄長幼儕居不君不民男女雜遊不媒不嫂緣水

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又曰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途則忘行在室則忘坐

又曰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慧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臭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正之哉嚮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此言未必非迷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莊子曰顏淵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

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曰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此謂坐忘
 又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具茨山在滎陽縣今名大隗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謂朋前馬前馬言二先導馬昆闍骨稽後車言人從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小童而問塗焉

尸子曰魯哀公問孔子曰魯有大忘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曰此忘之小者也昔商紂有臣曰王子須務為諂使其君樂須臾之樂而忘終身之憂家語同

韓子曰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而冬返迷失惑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遂得道

楚辭曰入淑浦予遭迴兮迷不知其所如
 劉謐之迷賊曰寵郎居山中稀行出朝市覲來到豫章因

便造人土東西二城門赫奕正相似向風徑東征直去不轉耳

癡

周書曰太公望忽然曰不癡不狂其名不彰不狂不癡大事不成

左傳成下曰晉周子有兄而無惠不能辨菽麥杜預注曰蓋所謂白也

魏志曰許褚字仲康長八尺餘大十圍勇力絕人褚後事太祖以蓄力如虎而癡號曰虎癡

又曰明悼毛皇后父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蚩駮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

為笑人言其狀如蚩駮後魏書曰太祖謂尙書崔玄伯曰蠕蠕而蠢之民昔來號

為頑騷每來抄掠駕犍牛奔遁驅犍牛隨之犍牛不能前
 異部人有教其以犍牛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
 況其子終於不易遂為敵所虜
 北史曰齊皇甫亮所居宅洿下標榜賣之將買者或問其
 故亮每答云為宅中水淹不泄雨即流入牀下由是宅終
 不售其淳實如此
 隋書曰楊玄感司徒素之子也體貌雄偉美鬚髮少時晚
 成人多謂之癡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不癡也及長好讀
 書便騎射以父軍功位至柱國
 唐書曰竇威家世勲貴諸昆弟並尚武藝而威耽翫文史
 介然自守諸兄哂之謂書癡
 又曰雜端御史最為雄劇食坐之南設一橫榻謂之南牀
 殿中監察不得坐注云亦謂之癡牀言處其上者皆驕傲

自得使人如癡故謂之癡牀也

又曰李益與李賀齊名然少有癡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

過為苛酷而有散灰扃戶之譚時謂如癡

風俗通曰夜糴俗說市買者當清旦而行日中交易所有

夕時便罷今乃夜糴明其癡駭不足也

郭子曰王長史求東陽

王濛字仲祖

撫軍不肯用

晉太宗簡文帝先為撫軍

大將王後疾篤臨終撫軍哀嘆曰吾將負仲祖於此乃命

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癡真癡

會稽王簡文先封也

又曰王汝南少無婚處自求郝普女

郝氏襄城人父匡字仲時一名普洛陽太

守司空以為癡

司空也會無往婚任其意便許之既婚果有

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為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

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視以此知之

世說曰任育字長年少甚有令名自過江便失志下飲問

人云此為茶為茗覺有恠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為熱為冷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而悲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語林曰王藍田少有癡稱丞相以地辟之既見無佗問問來時山東米價幾藍田不荅直張目視王公云王掾不癡何以云癡

應璩新詩曰漢末桓帝時郎有馬子侯自謂識音律請客鳴笙等為作陌上桑反言鳳將雛左右為稱善亦復自搖頭馬子侯為人頗癡自謂曉音律黃門樂人更往喚請子侯不知名陌上桑反言鳳將雛輒搖頭欣喜多賜左右錢帛無復慙也

虞翻書曰此中小兒年四歲矣似欲聰哲雖蝦不生鯉子此子似人欲為求婦不知所向君為訪之勿怪老癡譽此兒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一

人事部一百三十二

慙愧

尚書曰五子之歌曰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

厚有忸怩鬱陶言哀思也顏厚色愧忸怩心慙也慙愧於仁人賢士也

又曰仲虺之誥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

左傳曰吳公子札請觀周樂見舞韶濩者樂也曰聖人之

弘也而猶有慙色聖人之難也

家語曰孔子適衛顏刻為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

而令宦者雍渠驂乘使孔子次車遊過市孔子恥之顏刻

曰夫子何耻子曰詩云覯爾新婚以慰我心乃嘆曰吾未

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漢書曰項羽至烏江亭長艤船待羽應劭曰艤止也孟康曰艤音蟻附船着岸

如淳曰南方謂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
整船向岸曰纜
足王也願大王急度今臣有船漢軍至亡以渡羽歎曰迺
天亡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亡一
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
籍獨不愧於心乎
又曰文帝嘗病癱鄧通爲上嗽吮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
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
齧癱而難之已而聞通嘗爲上齧之太子慙由是心恨通
又曰直不疑南陽人也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
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金意不疑不疑日有之
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
又曰朱買臣字翁子會稽人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刈
薪樵賣以給食其妻亦負載相隨婦數止買臣無歌謳道

中買臣逾益疾歌妻羞之求去

又曰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
相蹂躪韋昭曰蹂躪踐躪也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
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官可御舟船令
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群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
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平世無兵革上下
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
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
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
東觀漢記曰王郎起上在薊郎移檄購上上令王霸至市
中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耶揄之霸慙而去
又曰汝南薛苞字孟嘗喪母以至孝聞父娶後妻而憎苞
分出苞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歐杖不得已廬於舍外且

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
又曰王丹字仲固京兆人也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爲護喪事賻助甚厚丹乃懷縑一疋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
又曰樊重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耻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爲三老年八十餘臨終其素所假貸民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勃竟不肯受
又曰魏霸字延年仕爲光祿大夫霸妻死長兄伯爲霸取妻送至官舍霸笑曰年老兒子備具矣何空養他家女爲卽自入辭其妻奉案前因跪曰夫人視老夫復何用而遂

失計義不敢屈卽拜而出妻慙求去

又曰卓茂爲丞相史嘗出道中人有認茂馬者茂問亡馬幾時乎曰月餘矣茂自知畜馬數年解馬與之挽車而去後曰馬主自得其馬慙愧詣府叩頭謝歸焉
又曰淳于恭字孟孫北海人以謙儉推讓爲節家有山田橡樹有盜取之恭助爲收拾載之歸乃知其所盜載橡還之恭不受人有盜刈恭禾者恭見之念其愧自伏草中至去乃起

謝承後漢書曰梁冀奏誅李固固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
袁山松後漢書曰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善用兵飲

食舍止必先將士然後乃安兵曹有受賂者嵩曰公素廉清必資用乏乃出錢賜之吏羞慙而自殺由是衆皆樂爲致死

魏志曰曹仁討關羽於樊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禁等七軍沒禁遂降吳文帝踐祚權遣禁還引見禁髮皓白形容憔悴欲遣使吳先令謁高陵帝豫於陵圖畫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薨

又曰陳矯爲尚書令明帝卽位車駕嘗卒至尚書省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按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迴車而返

晉書曰朱冲字巨容南安人也少有志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耕藝爲事隣人失犢乃認冲犢以歸後得犢於

林下大慙以犢還冲

又王羲之傳曰時劉惔爲丹陽尹許詢嘗就惔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必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又曰嵇紹嘗詣齊王冏咨事遇冏燕會召董艾葛旟等共論時政艾言於冏曰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爲歡卿何吝此耶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軌物作則垂之於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紱冠冕鳴玉殿省豈有操執絲竹以爲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冏大慙

又庾亮傳曰初亮所乘馬有的顛躬浩以爲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己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慙而退

又王羲之傳曰素與王述不協先是羲之嘗謂賓友曰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羲之耻爲其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賢所笑旣而內懷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
晉中興書曰王恭嘗宴于司馬道子室尚書謝石爲吳歌恭曰居端右之重集宰相之座而放妖俗之音乎並有慙色
又曰熒惑守南斗經句王導謂陶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謫回荅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宜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深愧之
宋書曰王惠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羣從造惠

談論鋒起文史間發惠時相酬應言清理遠瞻等慙而退又曰謝誨爲荊州都督甚有自矜之色將之鎮詣從叔光祿大夫瞻別問晦年荅曰三十五瞻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晦有慙色
又曰何尚之在家常着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廷戲之曰今何不着鹿皮冠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切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効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
又曰顧覲之爲尚書吏部郎嘗於大祖坐論江左人言及顧榮表淑謂覲之曰卿南人性怯懦豈作賊覲之正色曰卿反以忠義笑人淑有慙色
唐書曰婁師德初狄仁傑未爲宰相時師德嘗薦之及爲宰相不知師德薦己數排師德令充外使則天嘗出師德

書表示之仁傑大慙謂人曰吾爲婁公所舍如此方知不
逮婁公遠矣
晏子春秋曰景公置酒太山之陽酒酣公四面望喟然嘆
泣數行曰寡人將去此堂堂國死耶左右泣者三人曰吾
細人也猶將難死而況公乎晏子搏髀仰天而大笑曰樂
哉今日之飲也公怒曰子何笑也對曰怯君一諛臣三是
以大笑公慙而更辭
吳越春秋曰季札去徐而歸行於道逢男子五月被裘採
薪於道傍有委金一器季札見之忽不入意顧謂薪者曰
來取此金薪者曰君舉止何高視何下也五月被裘採薪
寧是拾金者乎札慚於斯言下車禮之曰何子衣之鄙而
言之雅也子姓爲何薪者曰君皮相之士何足以告姓字
乎季札有慚色

又曰吳師入郢闔既妻昭王夫人又及於伯嬴伯嬴秦
康公之女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伯嬴操刃曰妾聞天
子天下之表也公侯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
侯失節則國危今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也今
吳去儀表之行從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
乎妾聞生以辱者不如死以榮者使吳王弃儀表則無以
生存一舉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不敢聞命也且凡欲近妾
者爲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於
是吳王慙耻遂退還舍
列子曰宋國有田夫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
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
芹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蜚於口燥於腹衆哂
而怨之其人大慙而止

列女傳曰河南羊子妻不知何氏女羊子嘗行路得遺金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慙鄭玄傳曰玄在表紹坐汝南應邵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闕邵有慙色江表傳曰孫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張昭舉笏欲褒讚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會稽典錄曰邵圓字德方餘姚人與同縣虞俊鄰居圓先不知俊十餘年後至吳與張溫朱據等會清談于雲溫等敬服於是吳中盛爲俊談圓聞而愧曰吾與仲明遊居比屋曾不能甄其英秀播其風烈而令他邦稱我之傑

又曰鄭弘守陽羨郡鄉民有弟用兄錢者爲嫂所責未還之媿詣弘訴弘爲叔還錢兄聞之慙愧自繫於獄遂遣其婦賣錢還弘弘不受也

又曰沈勳身自耕耘以供衣食人有盜獲其禾勳見而避之明日更收拾送致其盜者愧懼賣還不受

又曰陳囂與民紀伯爲鄰伯夜竊蕃囂地自益囂見之伺伯去後密拔其蕃一丈以益伯伯覺之慙懼既還所侵又却一丈

桓子新論曰昔宣帝時公卿大夫朝會庭中丞相語次言聞臯生子子長食其母乃能飛寧然耶有賢者應曰但聞烏子反哺耳丞相大慙自悔其言之非也群士皆少丞相而多彼賢人之言有益於德化是故君子掩惡揚善烏獸尚爲之諱而況於人乎

風俗通曰陳國有張伯階弟仲階婦炊於竈下至井上謂伯階曰我今日粧寧好不日我伯階婦大慙愧其夕時伯階到更衣婦復逐牽其背曰今旦大誤謂伯階爲卿荅曰我故伯階

語林曰明帝函封與庾公信誤致於王公王公開詔末云勿使冶城公知既視表荅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

閉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月不欲見五公

孔叢子曰陳勝旣立爲王其妻之父兄往焉勝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無加禮其妻之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送不顧王心慚焉

呂氏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問惡乎屬國管仲曰使隰朋可盡逐易牙豎刁等管仲死盡逐之而食不甘官不治朝不肅三年公皆召而返之公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

口薨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婦人踰牆入而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曰何對曰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出涕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平壽宮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一
人事部一百三十三
貪
釋名曰貪探也探取他人分也
說文曰貪欲物也
毛詩曰碩鼠國人刺其君重歛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
畏人若大鼠也
又曰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
又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禮曰用人之仁去其貪
左傳曰楚莊王欲納夏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
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二

人事部一百三十三

貪

釋名曰貪探也探取他人分也

說文曰貪欲物也

毛詩曰碩鼠國人刺其君重歛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
畏人若大鼠也

又曰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
又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禮曰用人之仁去其貪

左傳曰楚莊王欲納夏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
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

又曰穆叔見孟孝伯諱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不足與也

又曰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是憾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

又曰楚王謂申侯曰汝貪利而無厭予取予求不汝疵瑕又曰昔有仍氏生女甚美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

心貪怵無厭忿顙無期謂之封豕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周書曰清明之日田鼠化爲鴛鴦不化國多貪殘

又曰今尔執政小子惟以貪諛事王不勤德以備難

史記曰宋義令於軍中曰狼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使者皆斬之

又曰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無所取志大不在小也

又曰魏文侯問吳起何如人李克曰吳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

東觀漢記曰援馬平交趾上言太守蘇定張眼視錢睞呼切目討賊怯於戰功宜加切勅後定果下獄

續漢書曰侯參爲益州刺史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没人財物太尉袁奏參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

逢於旅舍閱參輕重三萬餘斤兩皆金銀玦玩不可勝數又曰陽仁字文義閬中人後辟司徒相虞府掾有宋章者

貪而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

魏略曰丁斐字文侯初隨太祖太祖以斐鄉里特饒愛之斐性好貨數犯法輒得原宥爲典軍校尉太祖征吳斐隨

行以家牛羸私易官牛太祖謂左右曰我非不知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狗雖有小損而鼠不竊我囊貯遂復斐官

晉書曰琅邪內史孫無終貪橫忍虐妓妾有忤意者輒彈其面
晉中興書曰謝萬安石之弟也爲尚書令薨博士議謚曰萬無他才望直以宰相弟遂居清顯妄自夸擬曾無慙德案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謚曰襄墨公朝議直曰襄公

又曰廣州北界有一水名曰貪水父老云飲此水者皆使廉士變貪

吳書曰薛綜上疏曰交州刺史朱符多以鄉人虞稟劉彥之徒分作長史侵虐百姓強賦於民黃魚一頭收稻一秤

百姓怨叛山賊並起

燕書曰章該字宜恒爲左長史太祖會羣寮以該性貪故賜布百餘疋負而歸重不能勝乃至僵頓以媿辱之

後魏書曰元脩義爲吏部尚書唯事貨賄官之大小皆有定價中散大夫高居呼爲京師白劫

又曰元誕爲齊州刺史在州貪暴大爲民患牛馬無不逼奪有沙門爲誕採藥還誕曰師從外來有何邪對曰唯聞

王貪願王早代誕曰齊州七萬家吾每家未得三十錢何得言貪

隋書曰張威在青州頗治產業遣家奴於民間鬻蘆荻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於家後從上祠太山至洛陽上謂威曰自朕之有天下每委公以重鎮可謂推赤心矣何乃不脩名行唯利是視豈直孤負朕心亦且

累卿名德因問威曰公所執笏今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
虧憲無顏復執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
上曰雖不遵法度功效實多朕不忘之今還公笏於是復
拜洛州刺史

又曰宇文述貪鄙知人有珍異之物必求取之富商大賈
及隴右諸胡子弟述皆恩接呼之爲兒由是爭餽金寶
晏子春秋曰景公與晏子登路寢而望國公愀然而歎曰
使後嗣代代有此豈不可哉晏子曰服牛死夫婦共哭非
骨肉之親也爲其利之大也今公之酒醴酸酢不勝飲也
菽粟鬱積不勝食也又厚藉斂於百姓而不以分餒人也
欲代之延不亦難乎

莊子曰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
孔叢子曰衛人有釣於河得鰈魚其大盈車子思問之鰈

難得子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魴之餌過而不視之更
以豚之半體則吞之子思喟然曰鰈雖難得貪以死餌士
雖懷道貪以死祿

孫卿子曰勇而不見憚者貪也信而不見敬者好專行也
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爲

淮南子曰琬琰之玉在汙泥之中雖廉者不釋也弊算甌
糜糜甌帶帶也在旃茵之上雖貪者不搏也美之所在雖汙辱世
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

譙子法訓曰貪者難爲惠苛煩者難爲恭君子以禮而已
矣

郭子曰王夷甫雅尚玄遠又疾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婦
欲試之夜令婢以錢繞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闔之令
婢舉阿堵物婦郭太寧女才拙性剛聚斂無厭夷甫患之

又曰王含爲廬江舍字與恒征東將軍歆之兄貪濁狼籍王敦欲護其兄故於衆中稱家兄在郡廬江人咸稱之時何充爲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傍人爲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

魯國先賢志曰東門奐歷吳郡濟陰太守所在貪濁謠曰東門奐取吳半吳不足濟陰續

華陽國志曰李盛爲太守貪財重賦國人詈之曰狗吠何誼誼有吏來在門披衣出門應府縣欲得錢語窮乞請期吏怒反見尤

南州異物志曰俚人不愛骨肉而貪寶貨見賈人財物牛犢便以子易之

襄陽耆舊記曰羅尚貪而不斷付任失所故遂至大敗蜀人不堪其徵求數萬人共連名詣太傅東海王言之曰尚

之所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直富擬魯衛家成市廩貪如虎狼無復已極

又曰黃穆字伯開博學養門徒爲山陽太守有德政政甘露白兔神雀白鳩之瑞弟奐字仲開爲武陵太守貪穢無行武陵人謔曰天有冬夏人有兩黃言不同也

和譚新論曰鄙人有得脰音羶生肉醬也醫而美之及飲惡與人共食即小唾其中而共者因涕其醬遂棄而俱不得食焉彼王公利欲取天下時乃樂與人分之及已得而重愛不肯予是皆唾脰之類

竹林七賢論曰鬲令表毅爲政貪濁饋遺朝廷以營虛譽嘗遺山濤絲百斤濤不欲異衆受之命懸之梁後毅事露按驗衆官吏至濤於梁上得絲已數年塵埃黃墨封印如

初

會稽典錄曰周規字公圖太守唐鳳命為功曹鳳中常侍
衡之從兄侍中官專行貪暴規諫曰明府以負薪之才受
剖符之任所謂力弱載重不惟顛蹶方今聖治在上不容
紕政明府以教人之職行桀紂之暴鳳怒縛規捶於閣內
鳳後果以檻車徵

釋名曰虐焠也凡疾或寒或熱耳而此疾先寒後熱兩疾
似焠虐也

說文曰虐殘也

尚書曰無若丹朱傲虐是作

又曰今商王受弗恭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
毛詩曰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
持而去焉

左傳曰隱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濟乎對曰臣聞以德
和民不聞以亂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不務令德而
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又曰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犁比公
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殺之乃自立
又曰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
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植而虐之
是禍國也
又曰莒子展輿虐而好劔苟鑄劔必試諸人
又曰楚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
楚王方侈天其或者欲盈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
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
侯乎若適淫虐楚將奔之吾又誰與爭

論語曰慢令致期謂之賊不教而殺謂之虐

戰國策曰宋康王為無頭之冠以示勇割僇者之背鑽朝涉之脛國人駭齊聞而伐之

史記曰白起一日坑趙降卒四十二萬

又曰呂后斷戚夫人手足居廁中命曰人彘召惠帝觀之孝惠問乃知大呼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謂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

又曰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猾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如淳曰噍音作笑反所過無不殘滅

漢書曰江都王建遊章臺宮使人乘小船建以足蹈覆船四人溺三人死後遊雷陂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陂船覆兩郎溺船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宮人有過輒令僕

擊鼓居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脫鉗以鉉杵舂不中程輒縱狼噬殺之專為淫虐

又曰周陽由武帝即位吏治尚脩謹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虐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

又曰翟義起兵王莽發義父方進及先祖塚燒其棺槨夷滅三族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

又曰翟義黨王孫慶至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剝剝之量度五臟以竹筵導脉知所終始云可治病

魏略曰高陽劉頽歷位宰守苛虐尤甚為弘農太守吏二百餘人不與休假專使為不急事過無輕重輒摔其頭亂杖撻之牽出復入也

吳志曰孫皓愛妾或使人至市賤奪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恃皓寵遇繩之以法妾以愬之皓大

怒假宅事燒鋸斷聲頭投身於四望山
又曰初孫皓每宴會群臣無不咸令沉醉置黃門郎十人
侍立爲伺過之吏容罷奏其闕失大者即刑小者輒以爲
罪激水入宮宮人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剥人之面或鑿
人之眼
江表傳曰孫皓用巫史之言謂建業宮不利乃西巡武昌
乃有遷都之意恐群臣不從乃大會將吏問王蕃射不主
皮爲力不同科其義云何蕃思惟未荅即於殿上斬蕃出
登表山使親近將蕃首作虎跳狼爭咋嚙之頭皆碎壞欲
以示威使衆不敢犯
王隱晉書曰荀晞字道將領兗州牧暴虐殺人流血號曰
屠伯人皆怖悚流入他州其弟純領青州刑殺尤甚於晞
百姓號小荀酷於大荀也

又曰劉淵殘虐所在城邑無不傾敗流離死散殆無子遺
漢晉春秋曰初甄后之誅由郭后之寵及殯令被髮覆面
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養明帝帝知之心常懷忿數泣問
甄后死狀郭后曰先帝自殺何以請問我且汝爲人子可
追離死父爲前母枉殺後母耶明帝怒遂逼殺之勅殯者
如甄后故事

晉中興書曰苻健凶淫暴虐露刃張弓椎鉗鋸鑿殺人之
具備左右

又曰石虎有所平克不復料其善惡或盡坑斬使無子遺
宋書曰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及城陷士庶皆裸身鞭面然
後加刑聚所殺人首於石頭南岸謂之髑髏山
又曰宋越御衆嚴酷好行刑誅睚眦之間動用軍法時王
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爲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

六三 行賢 卷四 下 二
謨立謨尙可宋越殺我

又曰奚顯度者南東海鄉人也官至員外散騎郎世祖常使主領人功而苛虐無道動加捶撲暑雨雪寒不聽慙休人不堪命或有自經死者人役聞配顯度如就刑戮

又曰文帝元嘉起居注曰汝陽太守王道標下縣作木人二枚高八尺豎著郡門有犯事者使拳擊木人令倒倒者免罪力弱者手拳傷剝

齊書曰江謐字令和濟陽考城人也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政治苛刻僧道人與謐情款隨葢部犯小事餓繫獄裂三衣食之

後魏書曰汝南王悅孝昌中除司州牧爲大剗確置於州門盜者便斬其手姦偷畏之暫息

隋書曰魚贊性暴虐令部下炙肉少不中意以籤盲其目

有温酒不適者斷其舌

又曰崔恒度性嚴酷時有屈突蓋爲武侯驃騎亦嚴刻長安爲之語曰寧飲三升醋不見崔恒度寧茹三升艾不逢屈突蓋

唐書曰索元禮爲遊擊將軍尋以酷毒轉甚則天收人望而殺之天下之人謂之來索言酷毒之極

又曰韓滉在浙右也政令明察末年傷於嚴急巡內有犯令誅及隣伍死者數百人又俾推覆官分察情涉疑似必寘極法雖令行禁止而寃濫相尋議者以滉幼立貞廉晚途苛慘身未達則飾情以進得其志則本質遂彰

又曰竇軌每臨戎對寇經旬月身不解甲其部衆無貴賤少長不恭命卽立斬鞭吏上流血滿庭初入蜀將其甥以爲心腹嘗夜出呼之不以時至怒而斬之誠家僮不得出外嘗

遣奴就官廚收漿而悔之謂奴曰我誠使汝借汝頭以明法耳遣收奴斬之奴稱寃監刑者猶豫未決軌怒俱斬之梁翼別傳曰翼爲河南尹居職恣暴多爲非法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翼託以它事乃腰斬之郎中汝南表著年十九見翼凶縱不勝其憤乃詣闕上書翼聞而密遣掩捕得笞殺之

董卓別傳曰卓知所爲不得遠近意欲以力服之遣兵到陽城時適二月社民皆各在其社下祈祀悉就斷頭駕其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斷頭擊車轅云大獲賊文子曰今採萬民之力反爲殘賤是爲虎傅翼何爲不除孫卿子曰不教而責成功虐也

韓子曰梁車爲鄴令其婦往見之暮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別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之璽而免令

會稽典祿曰吳王使王孫雄謂范蠡日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今吾稻蟹無遺種子將助天爲虐不忌其不祥乎

吳越春秋日子胥諫吳王怒子胥伏劍而死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投之于江斷其頭置百尺高樓之上謂曰日月炙汝肉燂風飄汝眼炎火燒汝骨盡成灰土何有所見涼州記曰郭磨奴昆切略地之際下孫八人年幼悉隨乳母

先在東苑磨遂盡投王孫於鋒刃之上或枝分節解飲血盟衆觀者無不掩目寒心而馨意氣脩然

趙書曰汲桑清河貝丘人六月盛暑而桑重裘累茵使十餘人扇之患不清涼斬扇者時軍中爲之謠曰士爲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被狐裘不識寒暑斷人頭

鄧析書曰栗陸氏殺東里子宿沙君戮箕文桀誅龍逢紂

剗比于此四者常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鉗錘鋸鑿所可爲害之具備置左右即位未幾后公卿已下至于僕隸殺五百餘人
崔鴻前秦錄曰左光祿大夫強平諫苻生日元正盛旦日有蝕之正陽神昏風災水旱於時未息此皆由陛下不勉強於政治乖和氣所致也生怒以爲妖言鑿其頂而殺之
崔鴻夏錄曰赫連勃勃徵隱士京兆韋思至而恭懼道禍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汝奈何以非類處吾汝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爲帝王吾死之後汝輩弄筆當置我何處遂殺之
又曰赫連勃勃凶殘好殺常居城上置矛劍於側有所嫌忿手自戮之羣臣忤視者毀目笑者決脣諫者截其舌而斬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三

人事部一百三十四

奢

說文曰奢張也反儉曰奢從大者聲言誇大於人也
毛詩曹蜺蜺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蜺蜺之羽衣裳楚楚蜺蜺之翼采采衣服
左傳曰丹桓公之楹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恭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又曰襄公五年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
又曰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子西曰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

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差先自敗也
 也已安能敗我
 禮記曰管仲鑊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禮天子
 論語曰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又曰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又曰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又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又曰臧文仲山節藻梲何如其智也魯大夫臧孫辰
 又曰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
 史記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趙使欲誇楚為瑋瑁簪刀劍悉以珠飾之春申君客三千餘人上客皆躡珠履以

見趙使大慙

又曰尹吉甫仕至上卿其家大富食口數百人時歲大飢羅鼎鑊作粥啜之聲聞數里食訖失三十人覓之乃在鑊中齧取焦粥而已
 漢書曰鮑宣上書曰柰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賢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視酒如漿視肉如藿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漢名奴為蒼頭非純黑以別良人也諸給殿中者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廬兒
 又曰陳咸為治傲嚴延年其廉不如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奢侈玉食
 又曰陳遵為公府掾公府掾中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白請斥遵大司徒馬官大儒優士謂西曹此人大度士柰何以小文責之

又曰王鳳爲大將軍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又以太僕王音爲御史大夫羣弟爭爲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千人僮奴以千百數

又曰張禹爲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爲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涇渭漑灌極膏腴上價他財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絃

又曰自王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弥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畜餘財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恠其奢故傳能作黃金

又曰哀帝幸舍人董賢寵之累遷爲太尉前後所賜不可勝計哀帝崩群臣白太后收賢斬之時年二十二其家奢侈過於國耳於是乃收董氏財物估價凡四十二億萬貫

皆帝所賜之物

後漢書曰梁冀爲大司馬行大將軍事害太尉李固乃內外忠臣皆冀爲之於是權震中外四方調發歲計先輸於冀然後入國吏人輸金懷璧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外國廣求異物乃大壯棟宇加以丹漆圖以雲氣仙靈臺榭交通相望駭雞犀夜光璧充寶帑藏鳴騶龍馬秣於內廡冀將妻孫氏乘輦青蓋車張羽葆飾以金玉琥珀每遊觀池亭及第內多從倡優鳴鐘鼓吹竽酣樂音路日夜相繼及相帝誅冀收其貲產以實國庫詔減天下

一歲租稅之半

又曰相帝時誅梁冀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超薨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迴天具獨坐徐卧虎唐兩墮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技巧金銀麩珥施於犬

馬取良民美女以爲姬妾皆珎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車而從列騎

東觀漢記曰馬融才高博洽爲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瑟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吳志曰甘寧好遊俠水行則連軒侍從被文錦繡常以緇帛維舟去或割弃之以示奢侈也

又曰將軍賀齊性奢好軍事所乘船彫刻丹鏤青蓋絳檐蒙衝鬪艦瑩之若山

蜀志曰先主定益州以劉琰爲涪陵太守後主立封郡鄉侯服御飲食侈靡侍婢數十人皆爲聲樂又悉教讀誦魯靈光殿賦

又曰麋竺字子眞東海人世殖貨財僮僕萬人貲產巨億徐州牧陶謙辟爲別駕謙卒竺奉謙命迎先主牧之及呂布襲破先主虜其妻子竺於是進妹爲夫人乃以二千人金帛貨幣以助軍實先主賴竺之資復振軍威先主後定益州卽帝位拜竺爲安漢將軍弟芳爲南郡太守攜貳迎孫權敗關羽於是竺乃請罪先主以兄弟罪不相及待之如初

晉書曰何曾字穎孝陽夏人其家大富魏明帝時爲文學武帝踐祚累遷爲太傅性甚奢豪每赴宴不食太官所設帝命取其食蒸餅上不拆作十字不食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筋之麪人以小紙書者勅記室勿報

又曰石崇字季倫累遷荊州刺史崇好俠無賴遣吏劫遠使商容致家大富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財產盈積室宇

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綺紈絲竹之妙皆盡一時之選與貴戚惠帝舅王愷奢靡相尚愷以給燠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愷以赤石脂塗屋崇以椒塗之武帝助愷珊瑚樹一株高二尺愷以示崇崇以鐵如意擊破愷不悅崇曰無恨令取六七株還之惠帝知富無以誇之時外國進火浣布天下更無帝爲衫來幸崇家崇如僕五十人皆衣火浣布衫祇承帝大慙崇廁屋內置侍婢衣以紈素並以香囊錦袋崇大會賓客侍中劉寔往廁見廁內燦爛便出謂崇曰幾誤入公室矣崇曰廁也寔更往見侍婢所逼便迴後趙王倫誅崇兄弟妻子無少長悉皆遇害初崇家稻米屬地化爲螺人以爲族滅之應也

又曰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八中郎將庾凱見嶠歎曰森

森若干丈松雖磔柯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武帝重之爲黃門侍郎嶠家產豐富擬於王者杜預對帝以爲和嶠有錢癖

又曰王濟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爲馬埽編錢滿之時人謂金埽

又曰任愷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玠饌愷乃踰之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筋處

又曰石崇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廚窮水陸之珍

又曰何劭驕奢簡貴亦有父風衣喪服翫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玠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時論以爲太官御膳無以加之

又曰羊稚舒冬月釀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酒速成而味

好

又曰任愷失政遂縱酒極滋味初何劭一身一日之供必錢二萬爲限及愷有踰於劭

宋書曰徐湛之善於尺牘音辭流暢貴戚豪家產業甚厚室宇園池貴遊莫及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姿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遊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太祖嫌其侈縱每以爲言

又曰謝靈運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

又曰劉穆之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饋穆之旣好賓客未嘗獨食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者帳下依常下食以爲常嘗白高祖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有關自叨泰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自此以外一毫

不以負公

又曰阮佃夫通貨賄凡事非賂不行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伎數十藝色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法效焉於宅內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岸整潔泛輕舟奏女樂

齊書曰劉悛旣藉舊恩尤能悅附人主承迎權貴賓客闈房供費奢廣罷廣司二州悉傾資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

又曰到攜彭城人祖彥之父仲度俱仕于宋明帝時爲戶部郎中太子洗馬其家豪富資財宅宇山池妓妾姿藝皆窮上品有愛妓陳玉姝明帝求不與逼奪之攜有怨詞帝令有司誣奏將殺之入獄數宿鬚毛皆白免死爲司徒長史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攜得青早瓜進帝帝對割食甚嘉

之入齊三遷爲御中史丞五爲兵部尚書

後魏書曰夏侯道遷譙國人封濮陽侯除兗州大中正不拜好奢侈宴飲京師珎羞罔不畢備嘗於京城西水次大起園池植列花果延招雋彦日往遊適妓妾十餘人常自娛樂國秩俸歲人三千疋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詩日座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餘非吾之事也識者多之道遷不媻正室

又曰郢州刺史韓務獻七寶牀象牙席詔曰昔晉武帝焚雉頭喪朕常嘉之今務所獻亦此之流也奇麗之物有乖素風可付其人家

隋書曰裴矩爲給事郎煬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令都下大戲徵四方奇異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店肆悉設帷帳盛飲食遣蠻夷見者嘆謂中國以爲神

仙

唐書日元載於城中開南北二甲第室宇宏麗冠絕當時又於近郊起亭榭所至之處帷帳什器皆如宿設儲不改供城南膏腴別墅連疆接畛凡數十所婢僕曳羅綺亦百餘人恣爲不法侈僭無度

又曰裴冕爲宰相性本侈靡好尚車服及營珎饌名馬在櫪直數百金者常十數每會賓友滋味品數坐客有味於名者自創巾子其狀新奇市肆因而効之呼爲僕射樣漢武帝故事曰又起建章宮爲千門萬戶其東鳳闕高二十丈其北太液池池中漸臺高二十丈池中又爲三山以象蓬萊方丈瀛州削金石爲魚龍禽獸之屬其南有玉臺玉堂基與中央前殿等去地十二門階陛皆用玉璧又作神明臺井幹樓高五十餘丈皆懸閣輦道相屬焉其後又

為酒池肉林聚天下四方奇異鳥獸於其中鳥獸能言能
歌舞或奇形異態不可稱載傍別造華殿四夷珍寶充之
琉璃珠玉火浣布切玉刀不可稱數巨象大雀師子駿馬
充塞苑廡自古已來所未見者必備
三輔故事曰秦時奢汰有天下以來不復是過渭水貫都
以像天河橫橋南渡以像牽牛中外殿觀百四十五後宮
列女萬有餘人

鹽鐵論曰今民文杯畫案婢妾衣羅紈履絲所以亂治漢
末一筆之柙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發以翡翠此
筆非文犀之植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
必被珠繡之衣踐雕玉之履矣

晉朝雜記曰洛下少林木炭正如粟狀羊琇驕豪乃擣小
炭為屑以物和之作獸形後何石之徒共集乃以溫酒火

勢既猛獸皆開口向人赫赫然諸豪相矜皆服而效之

管子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晨譟於端門樂聞於三
衢無不服文繡衣裳者

晏子春秋曰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之粟今齊國丈夫
耕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側雕文刻鏤之觀
此無當之管也

又曰古者聖人製衣服冬輕而暖夏輕而清今金玉之履
重不節是過任也

列子曰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父也藉其先賈家累萬金
意所欲者無不為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次散之邑里及
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散其庫藏珍寶車服
妾媵一年之中盡焉及其病也無藥石儲及其死也無瘞
埋之資一國之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禽屈釐聞之曰

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木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
 過其祖矣中書云其祖端木叔也
 韓子曰禹作祭器黑漆其外朱畫其內觴酌有竿樽俎有
 飾此弥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二殷作大輅建九旒金
 食器彫琢觴酌刻鏤此弥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
 淮南子曰夏屋綿聯彫琢刻鏤公輸王爾無所錯其剗刷
 削鋸然猶未能贍人主之欲也夏屋綿聯而飾金玉之類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四

人事部一百三十五

詭詐

說文曰詭責也又橫射物為詭詐欺也
 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詭詐之類
 禮曰用人之智去其詐詐人者去其詐而主其詐也
 論語曰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人察察則王不誠而詐
 戰國策曰楚懷王拘張儀將殺之靳尚為請王之幸夫人
 鄭袖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袖曰何尚曰張儀者秦
 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
 美又簡擇宮中佳麗習音者以從之資以金玉寶器以上
 庸六縣為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必受之而忘子子
 踈必矣鄭袖遽說王出張子張儀之類

又曰張丑爲賈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墻吏得之丑曰燕王所爲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今我已亡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且殺子剗子之腹君不可說以利吏恐而赦之史記曰趙武靈王立吳姬子何爲惠文王自號爲主父令何主治國而自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而恠其狀甚偉非人臣之量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門矣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因觀秦王爲人也又曰張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帚之妾楚王大悅而許之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儀儀至秦陽失綏墮車不朝三日楚王聞日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

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下秦秦齊之交合儀乃朝謂楚使曰臣有奉邑六里願獻大王左右使者曰臣受命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大怒又曰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云有寶玉氣來者臣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冉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臣望汾陰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其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皆詐也漢書曰陳勝吳廣起兵乃丹書帛曰大楚興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而恠之又令廣隱社作狐鳴曰陳勝王吳廣相

又曰韓信與家臣謀欲發兵攻呂后其舍人得罪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書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后乃與蕭何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陳豨已死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病強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不用蒯通之計反爲女子所詐豈非天哉

又曰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女也呂大后欲爲重親以公主女配帝欲其生子時方無子迺使佯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

又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爲詐也

又曰宣帝始元五年有男子來乘黃犢車衣黃襜褕着黃帽詣北闕自稱衛太子京兆尹儁不疑收縛之廷尉驗治卒得姦詐

又曰傅介子與士卒俱賫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

蘭王意不信介子佯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卽出金幣以示譯譯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胷立死

又曰李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佯死得脫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弓射殺追騎

又曰梓潼人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見王莽居攝卽作銅匱爲兩檢書言王莽爲行天子卽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莽至廟拜受金匱

又曰匈奴寇邊甚王莽乃大募天下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將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渡水不

用舟楫或云不持升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飢或言能飛一日十里可窺匈奴輒試之取大鳥翮爲兩翼頭與身皆着毛通引環紐飛百步墮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爲將軍賜以車馬

范曄後漢書曰王郎起北州擾惑吳漢素聞世祖長者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出外亭念所以譎衆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入爲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卽詐爲世祖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擊王郎

又曰王莽時尚書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翟酺自恃能高而忌太史令孫懿

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唯涕泣流連懿恠而問之酺曰圖書有漢賊孫登以才智爲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酺受恩接悽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

又曰靈帝時宦官得志並起第擬則宮室帝嘗登永安候臺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夫尚垣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升高

東觀漢記曰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杜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旣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遂詐死三日日中生蛆因得逃竄也

又曰隗囂敗公孫述懼欲安其衆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

改名白帝倉自王莽以來常空述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群臣問曰白帝倉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矣

又曰臧宮將兵至中廬屯駱越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相拒於荆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叛從蜀官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周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帥乃奉牛酒以勞軍魏志曰司馬宣王稱病因李勝出爲荊州刺史曹爽等令勝辭宣王并伺焉勝察自陳無它功效橫蒙特恩當爲本州宣王令兩婢侍邊持衣衣落復上指口言渴求飲婢進粥宣王持杯飲粥皆流出沾膺勝愍然爲之涕泣曰今主

上尚幼天下賴明公然衆情謂公舊風病發何意尊體乃爾宣王徐更言年老沈疾死在旦夕君當屈爲并州并州近胡好善爲之恐不復相見如何勝曰當遷本州非并州宣王仍復陽爲昏謬曰君方到并州努力自愛錯亂其辭狀如荒語勝復曰當忝本州非并州也宣王乃若微悟者謂勝曰懿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當與君別自顧氣力轉微後必不更會同欲自力設薄主人生死共別令師昭兄弟結君爲友因流涕哽咽勝亦長歎

吳志曰孫峻謀置酒誅諸葛恪恪將見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洩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當具自主上欲以嘗知恪意答曰當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它故恪省書而去未出門逢太常滕裔恪曰卒腹痛不任入裔

不知峻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直當力進恪踟躕而還劔履上殿謝亮還坐設酒峻因曰使君疾未善平常有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賚酒酒數行亮還入內峻起如廁着短服出曰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劔未得而峻刃交下

晉書曰謝玄等既破苻堅有驛書至謝安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荅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展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

又曰桓玄以歷代咸有肥遁之士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爲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爲充隱

又曰紀瞻爲會稽內史時有詐作大將軍府符收諸吏暨

令令已受拘瞻覺其詐便破檻出之訊問使者果伏詐妄又曰崔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嘗譙公卿以琉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亮問其故對曰慮有執玉不趨之義故爾然實乖其常性故爲詭也

晉中興書曰晉元帝叔父東安王繇爲成都王穎所害懼禍及謀出奔其夜月明禁衛甚嚴不能得去有頃天暴風雨晦冥微者散帝乘間得脫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宗典後至以馬鞭拂之謂曰舍長官禁貴人而汝被駐耶因大笑由是被釋

又曰溫嶠知王敦不可復諫乃潛謀滅之先夙夜綜其府事而附其欲錢鳳敦所信也嶠謂人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深結好於嶠會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得文武兼之公宜自選其才

九不御覽
乾然之問嶠誰可作者嶠曰愚謂錢鳳可用然裁之在公
乾思惟良久曰無復勝君嶠卽苦辭乾不從表補丹陽尹
猶懼錢鳳爲之姦因乾置酒與嶠別嶠曰違離宇下情戀
不已願自起行酒以展岐路之心行酒至鳳未飲嶠因僞
醉以手板擊鳳幘爲之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
而敢不飲鳳不悅乾以爲醉兩釋之明日鳳曰嶠與朝廷
甚密必未可信或懷反噬宜更思之乾曰太真昨醉小加
聲色豈得以此相詭貳由是鳳謀不行而得還都
又曰王允之年在摠角乾深知之謂爲似己入則共寢嘗
夜飲辭曰醉先眠乾將錢鳳計逆允之悉聞慮乾或疑於
眠處大吐乾果照視見眠吐中不復疑之

唐書曰李義府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
史賜爵廣平縣男義府貌狀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

褊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時
人言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謂之李猫
尹文子曰虎求百獸食之得狐狐曰子無食我也天帝令
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言不信吾爲
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有不走乎虎以爲然故
遂與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之畏己而走以爲畏狐也
韓子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
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
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暮年民知死生命制於子
罕故一國歸焉子罕親劫奪宋之政
淮南子曰夫狐之搏雉也卑體弭毛以待其來也雉見而
信之故可得而禽也使狐瞋目見其必殺之勢雉亦知憚
驚遠飛以避其怒矣天人僞詐以相欺非直禽獸詐也

吳越春秋曰要離爲王殺慶忌曰請以罪出走殺臣之妻
子焚之吳市飛揚其灰購臣千金與百里之邑以往慶忌
必信臣也王曰諾要離以罪出走王殺其妻子焚之吳市
飛揚其灰購之千金與百里之邑慶忌果信其謀遂爲要
離所殺

呂氏春秋曰趙簡子病召太子告曰我則死已葬上夏屋
之山以望簡子死已葬襄子上夏屋以望代曰先君必以
此教之也反歸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
娣妻之襄子謂代君而請觴之先令舞者置兵羽中數百
人又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舉斗而擊之腦塗地舞者
操兵以鬪盡殺其從者
陸賈新語曰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
爲駕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耶以鹿爲馬也高曰乃馬

也陛下以臣之言爲不然願問群臣於是乃問群臣群臣
半言馬半言鹿當此之時秦王不敢信其目而從邪臣之
言鹿與馬之異形乃衆人之所知也然不能別其是非況
於闇昧之事乎

王符潛夫論曰昔紂好色九侯聞之乃獻厥女紂則大喜
以爲天下之麗莫若此也以問妲己妲己懼進御而奪己
愛也乃爲俯而泣曰君王年既老耶明既衰耶何貌惡之
若此而復謂之好也紂於是渝而以爲惡妲己恐天下之
愈進美女因曰九侯之無道也乃欲以此惑君王也而弗
誅何以革後紂則大怒遂脯淑女而烹九侯
論衡曰儒書稱武王代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絕
赤長大教言商亡商民見身赤以爲天神及言商亡皆謂
商滅

世說曰鍾會密白鄧艾有反狀會善効人書於劔閣要艾
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倨傲多自矜伐
葛仙公別傳曰時有一老人頗能治病從中國來其人言
年已數百歲後在他坐仙公欲知此公定年俄一人從天
下舉坐矚目良久集地着朱衣進賢冠卽問此公曰天遣
我來問君定年幾何故欺詐民人速以實對公大怖下地
長跪言曰無狀實九十三仙公因撫手大笑忽然失朱衣
人所在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四

